

亚森·罗平探案全集(第一辑)



# 金三角

*Le triangle d'or*

(全译本)


[法] 莫里斯·勒布朗 著  
刘常洲 译



YZLI0890117457

英语世界读福尔摩斯，法语世界读**亚森·罗平**  
纯法国男人范儿，神探的身手，侠盗的性情  
有人说他是西方的楚留香，也有人说他是古龙笔下“**香帅**”的原型

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亚森·罗平探案全集(第一辑)



# 金三角

*Le triangle d'or*


(全译本)

[法] 莫里斯·勒布朗 著  
刘常洲 译



YZLI0890117467

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金三角/ (法) 勒布朗 (Leblanc, M.) 著; 刘常洲译.

—北京: 中国言实出版社, 2011. 12

(亚森·罗平探案全集·第1辑)

ISBN 978-7-80250-726-5

I. ①金…

II. ①勒… ②刘…

III. ①侦探小说—法国—现代

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53314 号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电 话: 64924716 (发行部) 64963101 (邮 购)

61924880 (总编室) 64963107 (一编部)

网 址: [www.zgyscbs.cn](http://www.zgyscbs.cn)

E-mail: [zgyscbs@263.net](mailto:zgyscbs@263.net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2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9.375 印张

字 数 240 千字

定 价 21.50 元 ISBN 978-7-80250-726-5/I·74

## 译者前言

如同福尔摩斯的名气比柯南道尔更响一样，亚森·罗平的名气也比莫里斯·勒布朗大得多。

作为一个作家，勒布朗十分低调，即使在其塑造的主人公亚森·罗平风靡世界之后。不过，他对世界侦探文学的影响是深远的。对于小说家来说，福尔摩斯的形象过于单纯、清澈，不便挖掘和仿效；而亚森·罗平的形象则丰富得多，更值得玩味。

亚森·罗平是个探案高手，抓住了很多坏蛋，就像福尔摩斯一样，但他的魅力并不局限于此。他不但探案，而且作案，喜欢劫富济贫，偶尔会亲自出手偷点儿东西，作案手段匪夷所思，让警方一筹莫展；他生性幽默，作案之后喜欢跟警方开玩笑，甚至会利用报纸宣传自己的义举，让受害者哭笑不得；他英俊潇洒，经常变换身份出入于上流社会，绅士风度十足，颇受女性欢迎；他具有强烈的爱国心，关心民生，有时候会插手国家大事，甚至影响政治走向；他足智多谋，知识广博，精于易容术，懂政治，通经济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连考古也要搞一搞……

作为公认的“法国国贼”、“侠盗界鼻祖”，亚森·罗平无疑是极富魅力的。按照作者勒布朗的说法，亚森·罗平是一个“诱惑者，无政府主义者，艺术爱好者，爱国者”。也有人说，亚森·罗平是“最后的浪漫英雄”。

莫里斯·勒布朗曾获得法国政府小说写作勋章。他留下了七十多部侦探小说，代表作有《碧眼姑娘》、《空心岩柱》、《虎牙》、《神秘住宅》、《金三角》、《三十口棺材岛》、《水晶瓶塞》，等等。与大部分畅销书作家不同，勒布朗的创作是从纯文学开始的，领路人则是法国文学史上鼎鼎大名的福楼拜和莫泊桑。福楼拜是勒布朗的舅父，通过这个大师级的舅父，勒布朗结识了许多著名作家，如龚古尔、左拉、莫泊桑。勒布朗的早期创作，被评论家认为“有莫泊桑的风格”，或者“继承了福楼拜的家风”。

勒布朗的侦探小说创作源于一个偶然的机。1903年，有朋友要求勒布朗给通俗杂志《我什么都知道》写几篇侦探小说，但钟情纯文学的勒布朗并不愿接受这样的约稿。最后，迫于无奈，勒布朗勉强动笔，写了一篇作品，名字叫做《亚森·罗平被捕》。之所以一开始就写主人公的被捕，是因为勒布朗懒得让这个故事发展下去。没想到，小说一发表，立即引起轰动。于是勒布朗写了下去，使亚森·罗平的形象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。

正因为亚森·罗平是个具有浓厚浪漫色彩的人物，他才会受到法国人的狂热追捧。而亚森·罗平战胜福尔摩斯的故事，更是满足了法兰西民族的自尊心。“越是民族的，就越是世界的”，时至今日，亚森·罗平历险小说在全世界流行，仅袖珍本就卖了近千万册，其中《空心岩柱》销售过亿。

我们这套亚森·罗平探案全集，选取了三十多部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，而且尽量保证各本书之间的差异性，以便向读者做尽量全面的展现。在翻译上，立足于法文原文，同时参照了英译本，力求给中国读者一个最准确、最全面、最通俗的版本。

参与翻译工作或资料搜集者还有：富强、梁援朝、史晓萌、李燕、周洋、王敏、郑南、杨以新、赵雪茸、赵红波、牛云花、朱永欢、郭利萍、张婷婷、李亚茹等。在此一并致谢。

目录  
CONTENTS



上篇

1. 广场遭劫 /003
2. 上尉的表白 /014
3. 夜探老宅 /026
4. 酷刑面前 /037
5. 异样的夫妻 /048
6. 神秘的电话 /060
7. 埃塔拉斯死了 /072
8. 警察的努力 /085
9. 隐秘的墓地 /097
10. 黑暗中的敌人 /109
11. 纪念日之约 /124

# 目录

CONTENTS



## 下篇

12. 恐怖的陷阱 /137
13. 活棺材 /153
14. 劫后余生 /165
15. 追踪“美丽的特莱拉” /182
16. 父亲复活 /200
17. 西蒙的诡计 /216
18. 热莱德医生 /235
19. 走投无路 /250
20. 冒险家离去 /264



上篇 Arsène Lupin





## 1. 广场遭劫

时间还不到六点半，但天色已经很黑了。两个士兵来到赛诺和比埃尔—夏隆街交叉的路口，站在了卡迪勒博物馆的对面。这两个士兵一个是穿着天蓝色军大衣的步兵，另一个是穿着浅灰毛料军装的塞内加尔人，由他束腰的上衣和宽松的短裤可以看出，战争期间，他曾服役于朱阿夫军团和非洲军团。

他们一个缺了右腿，一个少了左臂，在围着街心广场遛了一圈后，停在了广场中央那一丛漂亮的矮雪轮花前。步兵扔了一支香烟过去，塞内加尔人将烟捡起来，使劲儿吸了几下，然后掐灭它，放进了口袋。到这时为止，这两人没跟对方说过一句话。

这时，又有两个士兵从卡迪勒街走了过来，从他们胡乱穿的军装上，本看不出他们是什么兵。但是，其中一个拄着丁字拐杖的，戴的是朱阿夫军团的小圆帽；而另一个撑着手杖，带的是炮兵的帽子。他们两个人靠在了人行道旁的书亭上。

紧接着，从比埃尔—夏隆街、布里塔尔街和赛诺又走过来三个人。他们分别是独臂轻步兵、瘸腿工兵和髌骨受伤的海军陆战队士兵。这三个人径直朝前，走到一棵树旁时，就都停了下来。

这条街灯光暗淡，路上行人稀少，这七个人并没有引起旁人的注意。他们虽然站得很近，但好像陌生人一样，彼此间连个招

呼都不打，而且他们只是纹丝不动地倚靠着树或书亭，或在雪轮花前站着，似乎也没有兴趣观察别人。

这是1915年4月3日的晚上。当六点半的钟声敲响时，广场对面一栋房子的门开了，一个男人走出来后，又回手将门关上了。这是个穿咔叽服的军官，他又高又瘦，但右腿是木制的假肢，因此不得不拄一根拐杖。他的脑袋上缠着厚厚的绷带，把额头和颈背都盖住了，头上戴的是飘着三根金色饰带的红色警帽。

这个男人穿过赛诺，绕着广场走了一圈，然后离开广场，朝比埃尔—夏隆街走去。到了街口，他转过身来四处张望，认真地观察着广场中的一棵树，过了一小会儿，他用拐杖的一端顶着有点儿突出的肚子，往回吸了吸气，就又离开了。

他沿着比埃尔—夏隆街往前走，看样子是要去巴黎市中心。走到香榭丽舍大街后，他上了左边的人行道，然后又走了二百多步，在一家大旅社附近停了下来。这里早就贴出告示，告知市民，这里要被改为野战医院。军官在医院附近找了个不显眼的地方，就开始静静地等着了。

6点45分过后不一会儿，7点的钟声就响起来了。几分钟后，医院里陆续有人出来，一会儿三个，一会儿五个的。当一个穿着印有红十字的蓝大衣的女子从门厅里走出来时，军官自语道：“是她了！”

她沿着军官刚才走过的路走到比埃尔—夏隆街，然后走上了右边的人行道，一直走向赛诺的街口。她身姿轻盈、健步如飞，肩头的蓝纱巾时不时地会随风飘起来。虽然她穿的大衣很宽松，但是她行走时婀娜多姿，腰肢有节奏地扭动着，还是能看出臀部的线条，青春的风采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。

军官像个在街上闲逛的人一样，漫不经心地玩弄着手杖，一直跟在她身后。此时，街上冷冷清清的，除了军官和他前面的这个女子，根本没有其他人。但就在女子穿过马尔索街时，一辆不

知在街边停了多久的汽车便开动了，那辆车刻意保持着一定距离，始终跟在女子身后，和她沿着同一方向前进。

军官注意到，那辆出租汽车里坐着两个男人。其中一个头戴灰毡帽，长着浓密的小胡子。从车开动时起，他就一边和司机说话，一边将身体探出车外。但前面行走的女子对这一切浑然不知，只是径直往前走。在她接近街口时，汽车明显加快了速度。于是军官也加快脚步，走上另外一边的人行道。

军官跟着那个女子已经回到了广场，他四下打量了一下，可是周围一片黑暗，不管他的眼睛多敏锐，也不能穿透黑暗，因此根本看不见埋伏在这里的那七个残疾军人。这时的广场上既无其他行人，也没有任何车辆。静静的夜幕中，只有拉着窗帘的两列有轨电车从两条宽阔的街道交叉口驶过，打破了寂寥的黑夜。

那位女子也开始注意街上的情况，可是她似乎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，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不安。虽然有一辆车一直跟着她，但是她一直朝前走，根本没回头，因此并没有察觉，当然也不会有别的感觉。

她心无旁骛地朝树林走去，身后的汽车已经追上了她，从广场边开始，就一直近距离地跟着她，紧接着，汽车又缩短了距离，并离开车道，沿着人行道行驶。这时，靠近人行道的一侧，那个一直往外探身的人打开车门，站在了脚踏板上，好像是马上要有所行动。

现在已经是很紧急的时刻了，军官也不去顾虑自己会不会暴露了，赶紧朝那边赶过去，反正开车跟踪的那些人好像根本不在意周围的情况。看来，预想中的事情马上就要发生，军官把哨子放到了嘴边。

果然，汽车在距离书亭只有几米远的地方突然停下，车里的两个男人从两边跳出，冲向了广场的人行道，接着，便是一声年轻女子的惨叫。与此同时，军官吹响了哨子，急促而尖利的哨音

划破了黑暗。但那两个男人已经将目标手到擒来，并迅速地将她往车里拖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那七个残疾军人似从天降，突然冒了出来，他们不遗余力地去冲了过去，想要解救那个女子。

战斗没持续多长时间，不，严格说来，没有战斗。因为司机发现有人埋伏后，马上启动汽车，自己逃之夭夭了。剩下那两个男人看到有那么多的手杖和拐杖向自己冲过来，还有一个军官用枪指着他们，知道大势已去，便丢下那个女子逃跑了。因为害怕被子弹射中，他们逃跑时还躲躲闪闪的。很快，那两个身影便融入了布里塔尔街的黑暗中。

“亚邦，追上他们，捉一个来见我。”军官向那个一只胳膊的塞内加尔士兵下令道。

军官扶着那个年轻女子，她吓得浑身战栗，几乎要晕过去了。军官关切地安慰她说：“不要怕，柯莱丽妈妈！我是贝诺瓦上尉……帕德瑞斯·贝诺瓦……”

柯莱丽模糊地说：“啊！上尉，原来是您……”

“是的，他们也是您的朋友，都曾住在野战医院，受过您的照顾，知道您会有危险，我特地从康复中心找他们来保护您。”

“谢谢……谢谢……”

她还没从刚才的惊险中回过神来，声音颤抖地问道：“其他人去哪儿了，还有那两个男人？”

“逃跑了。不过，亚邦去追他们了。”

“他们为什么要抓我？你们又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！”

“柯莱丽妈妈，我以后会跟您解释。现在先说说您，得先给您找个地方休息一下，我该把您带到哪里去呢？”

三刻钟以前，他是从广场对面那栋房子里出来的，现在他们的位置正好离那里很近。于是帕德瑞斯决定让柯莱丽先到那栋房子里去休息，柯莱丽也没有什么异议。在一个士兵的帮助下，他

扶着受惊的柯莱丽进了那栋房子。

他们进入客厅以后，帕德瑞斯打开电灯，客厅里有一堆点燃的柴火。他说：“请坐！”

柯莱丽刚一坐下，帕德瑞斯便开始下令：“普莱尔，你到餐厅去找个杯子过来。雷布特，你去取一瓶凉水来。夏特兰，你去拿瓶朗姆酒来，就在柜子里……然后……”

柯莱丽笑着说：“其实，只要给我一杯水就行了。”

她能笑了，脸色也不再苍白，两颊和嘴唇又都有了血色，红润起来，脸上显出自信的神色。

她的脸光滑细腻，五官的位置也都恰如其分，透出说不尽的娇美。如果某样东西引起了她的注意，她会像孩子一样好奇地睁大两眼，一脸的纯真。她的目光镇定，头上的白护士帽遮住前额，亲切温柔之中，又流露出坚强、刚毅的气质。

看着她喝完一杯水，帕德瑞斯这才松了口气，高兴地说：“噢，柯莱丽妈妈，现在看来，您好多了，对吗？”

“是啊，好多了！”

“太好了！刚才真是又可怕又惊险！现在，您肯定很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是吗？小伙子们，快过来吧，跟柯莱丽妈妈问好。嗯，孩子们，你们不是说，柯莱丽妈妈以前照顾我们的时候，总是把枕头拍得松松软软、舒舒服服的，让我们的头一下子就陷进去，将来我们也要像她的孩子一样去照顾她吗？”

这群缺了胳膊断了腿的残疾军人，都高兴地围了过去，充满感激和喜悦地看着她。她亲切、慈爱地同他们一一握手。

“雷布特，这条腿怎么样，还疼吗？”

“不疼了，柯莱丽妈妈。”

“瓦迪内，你的肩膀怎么样了？”

“全好了，柯莱丽妈妈，现在没有一点儿伤疤了……”

“那么，普莱尔呢？还有尤利斯呢……”

她像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，情绪越来越激动。

帕德瑞斯上尉说：“唉！柯莱丽妈妈，您怎么流泪了！妈妈，在医院时，您给予我们这些人那么多的关怀和照顾，看到我们躺在手术台上，忍着剧痛，不让自己叫出声来，您的泪滴大颗大颗地滚落下来，就像妈妈在为忍受痛苦的孩子们心疼一样。为了不让您难受，我们就更要忍着不出声了。”

“可是我，反而哭得更厉害了，”她说，“因为我知道你们忍着疼痛，还在担心我会难过。”

“今天，您又流泪了。啊！不，不要难过了，我们爱您，就像您爱我们一样。现在，一切都过去，没什么好悲伤的了。柯莱丽妈妈，我们应该高兴才对……看，亚邦回来了，他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。”

柯莱丽赶紧站起身来。

“他真的能抓回一个来吗？”

“当然，他肯定能！我告诉他要抓一个回来，他就一定会办到。不过，有一件事让我很担心……”

他们都朝门厅走过去。只见那个塞内加尔人右手拎着一个人的脖子，准确地说，是拎着一件破衣服，就像提着个牵线木偶，已经走到台阶上了。

帕德瑞斯说道：“放开他吧。”

亚邦的手一松，那人便瘫倒在了门厅的地上。

“我就知道会是这样，”帕德瑞斯小声地说道，“亚邦虽然只有一只右手，但一旦这只手掐住某人的脖子，除非有奇迹，否则这个人恐怕就性命难保了。他这手曾让不少德国鬼子领教过。”

亚邦高大魁梧，皮肤黝黑而有光泽，他的一边脸、一边下颏和一半嘴唇都在战争中被炸掉了。剩下的一半嘴唇一直裂到了耳根，看上去总是在笑，又好像是在对脸上的伤疤表示吃惊。他曾经做过整容手术，但是伤到这个程度，修复也是有限的，只能勉

强地修补一下。他头上长着鬃发，下颏上的胡子也是卷曲的，胸前别着两枚勋章，左肩上的袖管儿空荡荡地晃着。另外，亚邦丧失了语言能力，不能清楚地说话，只能发出模糊地声音，他只有—再地重复，才能让人们听懂他要说什么。这时，他正—边不断地重复，—边看看帕德瑞斯，再看看俘虏，那样子就像是猎犬向主人展示自己的猎物。

“很好，”军官说，“不过，以后下手最好轻点儿。”

他弯下身子，拍了拍被放到地上的那个人，发现他只是昏过去了，转头问柯莱丽道：“您和他认识吗？”

“不，不认识。”她很肯定。

“您确定从来没见过这个人？不管在哪里？”

这个人长了颗很大的头，胡须花白，乌黑的头发上涂着发蜡。从他—身裁剪得体的深蓝色套装来看，他生活得很优越。

“没有……从来没见过……”柯莱丽回答道。

上尉对那个人进行了搜查，但没有发现任何线索。

“好吧，”上尉又站起来，“只好等他醒了再问了。亚邦，把他的手脚都捆结实了，放在门厅里，你要负责看管好。其他的人，我有康复中心的钥匙，你们该回去了。来，跟柯莱丽妈妈说再见，快回去吧！”

这些伤残士兵道别后，被上尉送到了门外。然后，他又把柯莱丽带回客厅，说：“我想，现在我们需要谈谈了，柯莱丽妈妈。在回答您的疑虑之前，让我先简单地做个说明。”

在他们前面，火炉里的火焰正热烈地燃烧着。客厅的灯光似乎让柯莱丽很不舒服，于是帕德瑞斯关掉其中—盏，又塞了一个坐垫儿到她的脚下。她看上去放松多了。

上尉开口了：“柯莱丽妈妈，您还记得吧？我是在八天前出院的，出院后就转到了医院在纳伊塔马约街的康复中心，住进附属病房。我每天的生活很规律，除了每天清晨换—次药，晚上睡觉



外，其他时间就到处散散步。中餐和晚餐都不会固定在一个地方，有时在这家吃，有时在那家吃，偶尔还会去拜访一些老朋友。

“今天早上，我来到一家卖咖啡的餐厅，那是和一个朋友约好见面的地方。大厅中间有个一人高的隔板，将大厅分成了咖啡厅和餐厅。当时，餐厅这边只有我一个人，那边有两个顾客背冲着我，我不能看见他们。他们肯定以为餐厅里没人，说话时无所顾忌，声音很大，因此我能听到他们说的话。这两个人的最后几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我就把它们记了下来。

上尉一边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，一边继续说道：“看了这些，您就会明白，为什么他们会引起我的注意。不过，在说这些话之前，他们还说了些别的，类似火星、火星雨之类的事情，那是一种夜间信号，战前用过两次，如有情况发生，就可以根据信号指示找到自己的位置，以便马上采取行动。您懂这些吗？”

“不……不过有什么特别吗？”

“您看看吧，噢，我忘了告诉您，那两个人交谈时用的是英语。虽然他们用词很准确，但是发音不标准，因此我断定他们都不是英国人。其中一个人说：‘这么说来，什么问题都没有了。今晚七点之前，您和他一定要在指定的地点就位。’另一个人答道：‘上校，汽车已准备妥当，我们会按约定时间到那里。’‘嗯，好，记住了，那小女人会在七点钟从野战医院出来。’

“‘行动的细节都已经落实过了，动手的地点选在了赛诺尽头的广场，那里很大，就算当时广场上有人，也来不及救她，因为我们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行动。’

“‘好，我会在约定的地点等着。只要你把她抓住，然后交给我，局势就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了。’

“‘那小女子标致得很，把她弄到手，上校，这可是件美事！’

“‘很早之前我就见过她，的确很漂亮，不过一直无缘相识……所以要靠你们了。也许她会哭闹喊叫，不过这样更好！她